

評審獎作品

# 暗房

作者 少凰

她把一袋壞掉的油蔥酥和水果皮放在機車的旁邊，現在是早上5點，夏天的早上開始的特別早，但這對她並沒有特別意義。人類的發明改變了一切，包含時鐘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東西。她相信，在時鐘還沒有發明前，人類會依照公雞鳴叫的時間起床，而公雞會依照天空的明亮程度來選擇鳴叫的時間，這樣，冬天時她就可以在溫暖的被窩中多躺一下。

她放好那兩袋垃圾，或許有一點太外面，但她沒有很在意，這條巷子夠寬，剩下的空間足夠一台汽車經過了。

她開門回到家中，雖然燈是開了但她還是覺得房間暗暗的，或許是牆壁的問題吧，這種老式的磨石子牆壁雖然耐用，但總感覺灰灰的。她看過隔壁人家的白色粉刷牆壁，多好看，等有了自己的一棟房子，她也要白色的粉刷牆壁，她想。

她從廚房抱出兩大袋油蔥酥放在門邊的地上，然後看著她丈夫走下樓梯。她把地址交給丈夫後就走進廚房做早餐了。

她的丈夫會將這兩袋油蔥酥分別送到兩間小吃攤。這種充滿油炸味的佐料就是她們的生計來源，雖然就一位吃素的在家人來說販賣這樣的食物有些奇怪，但她吃素畢竟是後來的事了，他們倆賣油蔥酥先，因為吃素的關係而不賣油蔥酥，有點鳩佔鵲巢的感覺，而且除了賣油蔥酥，他倆也不會其他掙錢的本事了。

她把麵包加熱後坐在廚房中央的餐桌旁慢慢吃，她的丈夫會在外面自己買好早餐。其實她是很希望丈夫能和她一起吃早餐的，這個家只剩下她們兩個人了，怎麼說都應該要親密一些才是。

她在看電視休息時，丈夫回來了。丈夫把收到的錢放進櫃子裡就上樓了。

她應該和他說些話的，她想。

明天是中元節，她翻看冰箱，仔細檢查還缺少哪些供品，魚啊肉的還有各種葉菜類將冰箱塞滿了，但她還是覺得心裡不踏實，思索過後，她覺得還是去菜市場上逛一圈好了。沒什麼好買的就算了，要是看到什麼自己忘記的東西也可以順便買回來。

中元節是道教的說法，她更喜歡稱這個節日為孟蘭盆節——這是佛教的說法。明明就知道什麼都不缺，她還是忍不住再買了半隻鴨回來，不是要拜的，女兒喜歡吃。

孟蘭盆節這樣一個濟渡苦難眾生的節日，成為一家四口少數能見面的幾個節日中的一個。或許這樣說有些不對，但不知什麼時候開始，她期待起像這樣的節日——春節、清明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、元宵節、冬至，這些節日時女兒們會從台北回來。

她有點羨慕隔壁白牆壁的那家人，她們的女兒還在讀書，寒暑假時就會回來，時不時的看到母女倆人騎機車出去玩。或許人就是這樣吧，總是對現在自己所擁有的感到不滿足，她的女兒們也有過這樣的時光，但她常對她們說有空就出去工作賺錢，減輕些家裡負擔，現在她們真的好好的在賺錢，她卻希望她們能待在家裡了。

她把那半隻鴨塞到高麗菜旁邊時，聽到前面有垃圾袋的聲音，她想到可能是野貓野狗在偷翻，到前一看，

卻是隔壁的女主人在拉動她放在門前的塑膠袋。原本黑色的塑膠袋外面又套上一個粉紅色的塑膠袋，黑的在裡面透出色來。隔壁的女主人將那兩個袋子往屋簷下帶了些，她這才想到或許是袋子給人輾破了，這人好心幫自己整理一下。

真是佛心來著，她想。上回聊天時聊到這女主人也是信佛的，但似乎很久沒去精舍了。或許可以帶她去自己的精舍，說不定她會喜歡。她想。

她喝了一杯水後又出門了，在她將兩袋油蔥酥放上機車踏板時，她的丈夫仍然沒有下來。這兩袋要送到比較遠的地方，她沿著河邊騎著，這條河是高雄很重要的一條河，但她其實不知道它重要在哪裡，除了一些節日這裡會有擺攤、燈會，讓她和丈夫會來這裡走走外，她對這條河就沒有其他想法了。但從這家店向她訂油蔥酥的速度比其她店還快來看，這條河或許真的有它的重要性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

回程的路上，她看到有人用小貨車在賣黃澄澄的香蕉，她又忍不住買了一串，不是要拜的，女兒喜歡吃。

她剛認識丈夫時，丈夫的興趣是沖洗照片。丈夫自己弄了一間暗房，擺滿瓶瓶罐罐，丈夫向她解釋過這些東西，但她記不起來。她總覺得這是讀書人的東西，心中不自覺的將自己矮化下去，那間暗房她沒進去過幾次。

時間約莫快中午了，影子怕熱似的移往主人的腳下。

她停在紅綠燈前，燦爛的陽光模糊了她的視線。旁邊有一對母女，女兒問母親今天中午吃什麼，母親回說醬油麵嘍，小女孩哀哀的叫著怎麼又吃這個。

她低頭看著那串香蕉，又大又肥的香蕉，亮金金的在袋子中像尾魚一樣的發亮。她突然想起父親向自己說過的，臺灣靠出口香蕉賺進大把銀子的事情。

父親是碼頭工人，常常要在烈日底下工作。她小時候覺得在碼頭邊工作好，熱了就可以下水玩，父親聽完就是摸摸她的頭而已。她有一次到碼頭邊找父親時，看到父親坐在一個大紅貨櫃的陰影下吃午餐。大大的陰影有稜有角，父親像是坐在一個灰暗的房間中，汗衫被洗過無數次，黝黑的肌膚從布下透了出來，父親低頭快速的扒著飯。她站在太陽下，燦爛的陽光模糊了她的眼。

她突然想起今天早上幫她處理被輾破垃圾袋的隔壁女主人，她真的是一個好人，她想。

回到家已過中午，丈夫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說自己已經吃過飯了。客廳沒有開燈顯得更暗，電視在黑暗中播報著高雄氣爆的消息。她覺得自己應該要有一些感覺的，但事實上，她除了捐些錢給精舍讓師兄師姐們去救災外，她就沒有其他作為了，她真的應該做些什麼，有位常客就在那附近作生意，她或許應該去看看他，下午送貨時去看看吧，她想。

電視發出幽幽的藍光，好像成為這房間中唯一的光源，並將整個房間也染成了這樣令她沮喪的色調。她

想起丈夫的暗房裡總是紅色的，就是動物星球頻道裡，晚上看動物時的那種紅色。在狹小又密閉的空間中，這應該是會令人不太舒服的顏色，但她卻一點也不覺得，或許是因為丈夫在她身邊，也或許是因為牆上掛滿了兩人的照片……。這些照片掛在暗紅色的空氣中，她卻能一一記起拍這些照片時的地點、時間、甚至是兩人在拍這張照前後說了什麼話。但當她看著電視上的畫面時，她卻想不起這些她常跑的路段本來是什麼樣子。

她想起丈夫以前帶自己去泛舟，溪水旁的鵝卵石、砂礫，和電視上的畫面重疊了起來，她想起兩人泛舟後拍的那張照片，在暗房裡的樣子。

下午她要再跑最後一趟，這個老闆臨時向她要貨。丈夫問她要送去哪裡，她回說很遠，在小港區。她壓下準備起身的丈夫，說想順便去拜訪一個朋友。

她離家沒多遠就遇到隔壁白牆壁家的女兒，她帶著粉紅色的棒球帽，穿著淺綠的上衣和白長褲，騎著腳踏車要過馬路。他想起以前小女兒吵著要一件白色有蕾絲的裙子，當時她想這樣的衣服容易髒又容易壞，一直都買暗色系的衣服給他們穿。當時應該要買的，時光一過去就不會再回來了，她慢慢的隨著隔壁家女兒的腳踏車前進，彷彿她的女兒小時候在練腳踏車時，她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一樣。

時光一過去就不會再回來了，她一面看著那台腳踏車彎進左邊的小巷子，一面想。

送完貨，她想到那名常客的店去看看，但客人的店正是在氣爆的範圍內，她進不去，她看著那滿地的碎石與泥濘，將機車掉了個方向，離開了。如果客人沒事，就會再和自己訂油蔥酥的，她想。

她看看時間還早，放慢了機車的速度。黃昏是她最喜歡的一個時段，黃昏、昏黃，濃厚的顏色像油蔥酥的氣味一樣的包圍自己，飽滿的，彷彿自己也成為他們的一份子；像在暗房中那昏紅而神聖的光暈中，她彷彿看到一張一張的回憶在眼前鋪展，一張又一張緊密的接合在一起，快速滑過眼前，像一台小小的投影機那樣，以溫暖的顏色投影她的回憶——碼頭上的父親、暗房中的丈夫、泛舟完的兩人、油蔥酥的袋子、女兒的腳踏車，隔壁家的白牆壁……。

然後回憶逐漸沉澱，變的冰冷而扁平。她回家時丈夫仍在看電視，藍色的光照在她的右手上，照在她右手提著的塑膠袋上，裡面是兩個肉鬆麵包，不是拜拜要用的，女兒喜歡吃。

# 少凰

## 個人簡歷

目前就讀於東海大學中文系。

得過102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金質獎。

## 得獎感言

這次能得到這個獎，讓我備感榮幸。從小就喜歡觀察周圍的人事物，並從觀察到的去串連、思考這個人可能的生活。在我觀察的過程中，逐漸發現我觀察的不是一個人，同時也是我、我的家人、朋友、所有人的生活。在寫作的過程中，我試著不要加入太多個人的感情，以更客觀的角度來描寫人物，希望能讓更多人對角色有共鳴。

如此寫法能受評審青睞，讓我對接下來的寫作有更多的自信。





## 〈暗房〉評語

焦桐

〈暗房〉描寫經營小生意的生活，從容，平實，深刻。以第三人稱敘述，讀來帶著故事感；流暢來往於父親、丈夫、女兒、油蔥酥、送貨之間。主人翁身在貧窮家庭，過的是暗澹人生；暗房乃重要隱喻，既明示丈夫沖洗照片的地方，也象徵未開燈的客廳，象徵晦暗的過去和未來。

油蔥酥是敘述者的家庭營生來源，堪稱臺灣的食物符碼，廣泛運用於各種吃食，如製作XO醬，或麵湯、拌青菜，風味小吃滷肉飯、焢肉飯、擔仔麵、沔仔麵、粽子等等更是少不了它。

通過油蔥酥，展開深刻的敘述。情感相當節制，如買香蕉，聲明不是要拜拜的，女兒喜歡吃；買鴨肉也不是為了拜拜，只是女兒喜歡吃。尤其最後去高雄氣爆現場想探望客人，復掉頭離去，淡淡的憂傷，飽滿著真情，允為不可多得的佳構。